

外星人

◆ 鍾凱元

再一次見到他，是在我二十八歲那年。當時，昏暗的地下道裡只有我們。他遠遠地從另一側走來，眼睛直視著前方，穿著他萬年不變的藍色襯衫和卡其色長褲，右側的口袋裂開了，他一直沒去補，就這麼讓白色內襯露在外頭。我立刻就認出了他，腳步慢了下來。

他老了。稀疏的頭髮已褪為半透明，身高似乎也矮了一些。有那麼一瞬間，我猶豫著要不要掉頭。

我再度邁開步伐，頭壓得低低的，我們靠得越來越近。就在距離彼此一公尺處，他轉頭看了我一眼。是那麼稀鬆平常的一眼，像在看一個陌生人，視線輕輕地碰你一下。然後他別開眼，繼續盯著前方，我們錯身而過。又走了幾步之後，我停了下來。他的腳步聲漸漸登上背後另一側的階梯，回音消逝在陰暗的廊道中。我拿出手機，撥了母親的號碼。地下道裡沒有訊號。

回到住處後，我進了浴室，看著鏡子裡那張臉。那張臉顴骨凸出，雙頰削瘦，整體呈橢圓形；那傢伙的臉則呈圓形，腮幫子鼓起，骨頭深埋進肌膚。母親曾說過，我的五官其實更像他，而不是她。這原先只

是一句氣話。但不知為何，我一直將它記著。

我來到書桌前，打開電腦，進到那個塵封已久的信箱，輸入我人生中的第一組密碼。那是我還不太會用電腦時，他幫我設定的。

未讀的信件總共有九千多封。扣除約莫兩千封的廣告信，剩下的七千多封全來自同一位寄件人。我點開位於最上頭的那封，信寄於兩天前，標題是「第四十七族的語言模式」。我簡單滑閱一遍，確認了這又是他那些關於外星人的報導。儘管我盡可能大致瀏覽而不細讀，一些內容依舊進了腦袋。

第四十七族「玥」並不靠語言溝通。他們身體龐大，構造複雜，能控制磁力。藉著磁場變化，他們無需說話，只要靠近，就能感受彼此的訊息。

若他所言為真，宇宙中存在著五十一個種族的外星人。關於每一族的生態，他都瞭若指掌，能隨時向你娓娓道來。那些資訊，想必在那七千多封信裡都有詳細記載。他可以告訴你他們居住的行星為何，吃的食物是什麼，文明發展到什麼地步。像母親說的，「他根本就是他們的一員。」

我繼續往下滑。第二封、第三封也是關於外星人的。閱讀到第十封時，情況依舊如此。我放棄了，癱靠在椅背上。

我究竟在期待什麼呢？一些線索，好證實剛剛和我錯身而過的那人正是他，而不是其他人？可是，那不可能不是他。人的外貌再怎麼變化，某些根深柢固的東西，仍舊留下來。我想起原先打給母親的念頭。電話接通後，還沒聽見她的聲音，我便開口：

「我剛剛遇到他了。」

電話的那一頭沉默。聽得見母親的呼吸聲，窗外樹葉摩挲的平靜聲響。

「你說他嗎？」

「嗯。」我壓了壓指節，發出喀喀的聲響。母親聽完，停頓了片刻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

「還好。他好像沒認出我。我只是有點意外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母親以她一貫的溫柔口吻說。

一段時間後，她又說了一遍。

掛斷電話後，我在房裡點起菸。手機顯示，這通電話持續了三十三秒。可是在我說出我遇見他的時候，一切便好像已經說完了。我喜歡母親——這點和過去一樣，二十年來未曾改變。但不知為何，在我長大之後，我們之間話其實說得不多。或許是因為，也沒有那樣的必要。瞬間，我想起了他在信裡提到的第四十七族。真是奇妙。他的腦袋總是這樣：彷彿一個繪有神祕圖騰的罈子，裝滿了那些奇幻的，時而黑暗、時而迷人的事物，而我永遠無法參透他。

我們曾經針對外星人有過無數的討論。那時候我八歲，對一切事物都感到好奇，他坐在我身邊，回答著我的問題。即便對他所說的世界一無所知，我也憑直覺感應到，在他思想的某個地方，似乎跟那些神祕莫測的東西連在一起——他對牠們有所了解。我問他，外星人跟我們有什麼不同？

坐在我身旁的他，體型是我的五倍大。他的頭髮稀疏，瞳孔是淺棕色的（後來我發覺我的也是）；以一個胖子來說有些長的手臂後頭，連接著一副寬大的手掌。有一次上廁所時，我看見站在我隔壁的他胯下的那個東西。我無法想像自己同樣的部位有一天也會變得那樣粗大。但他好像很習慣的樣子，輕輕地抖了抖它，將它收回褲子。

他說，外星人，我們不知道牠們在想什麼。牠們住在不同的星球，很遠很遠的星球。牠們也許是敵人，也許是朋友。

我心想：確實，牠們有可能是危險的！

「如果能確定牠們是好人，我們就會歡迎牠們嗎？」我說。

「或許吧。」他說。接著用手掌罩住我的頭髮搓揉，將我往他拉去，像一股不可抵擋的引力。手遮蔽了我的視線。在黑暗之中，我聞到他襯衫上的汗水味，頭頂感得到他鬍渣刺刺的摩擦。抱完我後，他回到他的房間。

我回到我和母親的房間，蹲在浴室裡，看著塑膠門上的洞，想著已經搬出去的母親。那個洞是他砸出來的。他們經常扭打在一塊。有一次，母親躲進浴室，他就拿那把重到不行的椅子砸出這個洞來。他那雙手，確實有著恐怖的力量。我曾經問過他，會不會原諒她，讓她回來？但是比起她，他似乎更願意接受外星人。

「我們以後還是可以去看看她。」他說。

洞被砸出來那天，母親在浴室待了很久。我一直待在她身邊。應該說，我們是一起跑進去的。起先她哭，後來我也被她感染了。輪到我時，她就止住了。見到她的表情，我突然感到害怕：那張臉，我看不透背後的想法。

出於一種本能，我立刻告訴她，他不是故意的。他只是很生氣，控制不了自己。母親聽完似乎想說些什麼，卻沒有真的說出來。

母親離開後，他很少發作。他從未談起她，彷彿她從未存在。他不在家的時候，我會把電話搬到沙發上，緩慢而確實地按下那十個數字。電話接通後，我會一直待在原地，維持著同樣姿勢，直到再次聽見他推開紗門的聲響。

「一切好嗎？」她總是先問。

我會告訴她一些學校的事：我喜歡的女生對我很凶，動不動就打我；功課還好，我都在看她留下來的。那本《第凡內早餐》；球隊的練習越來越嚴格，教練說我的控球進步很多。

「妳那邊呢？」我問她。

她總是想很久才開始說，並且說得斷斷續續，好像每個句子都需要經過長久的思考。她說學校還好，這學期課不多，所以不怎麼忙。她叫我不要太早談戀愛，但是看課外書她很鼓勵。最後她說，記得帶小白去散步。

紗門聲傳來的時候，我答應她晚上會帶小白散步，說了拜拜，掛上電話。

他總是帶著超商食物回來。那陣子，我們變成微波料理的行家。我最喜歡的是7-11的爪哇咖哩，配上海尼根。他第一次倒給我時，我告訴他：未滿十八歲禁止飲酒。他聽了哈哈大笑，好像覺得我很幽默。他總是主動幫我倒酒。我喝完了，又幫我斟滿。很快，我便覺得身子輕飄飄的，彷彿隨時會脫離椅子，而他也喝得醉醺醺的，經常打嗝。他的嗝很大，有點像牛蛙的叫聲。

「好噁心喔！」我擡起鼻子。

「沒禮貌。看看她都把你教成什麼樣子。」

有時候他會真的因此生起氣來。

母親不在之後，生活意外地輕鬆許多：不再有需要洗的碗，也不用做功課，偶爾不去上學也沒關係。突然間，這個家瀰漫著一股她會稱之為墮落的空氣。晚飯後，我帶著小白散步。好一段時間裡，牠都不肯給我綁繩子，頑固地等待著。當我拍手喊著小白、小白，牠就跑過來對我吠一下，又跑得遠遠的。直到某天，牠自己默默地走過來，用溼冷冷的鼻子戳了戳我的膝蓋。那天我們散步了兩個小時，之後的每一天也是。那段時間，我會沿路構思下一通電話的話題。回家之後，鑽進書本的世界。

睡前，他會要我坐在沙發上，陪他一起看電影。我們究竟看了多少部電影？數不清了，幾乎每晚都看。他最愛的是科幻片，那些超現實的。有些場景著實駭人，我不得不半遮著眼睛看；但有些也很有趣，例如《MIB星際戰警》。不知為何，那陣子我很執著於一個問題。

「哪一邊是好人？外星人還是威爾·史密斯？」我問他。

「哪一邊是好人並不重要。」他笑了笑。

「但是總有一邊是好人吧？」

「好人有時候會變成壞人。壞人有時候也是好人。」

「可是這樣我看不下去。這樣我該支持哪一邊？」

「支持你喜歡的就可以。」

我思考著那個問題，直到電影結束。無論我怎麼問，他始終沒有正面回答，只是慢慢露出嚴肅的表情。後來我也不問了。我在心裡找到了答案：威爾·史密斯是好人。

隔沒幾天，他送了我一隻電影裡出現過的外星人公仔。那是一隻醜不拉嘰的東西，它的睪丸長在臉上。我收下它，隨後偷偷把它收進櫥櫃，讓它跟那些長相詭異的同伴待在一起。陰影中，它們看起來像支邪惡的軍隊。

看完電影後，他總會唸一段不知從哪看來的文章。那是最令人放鬆的時刻了，不用去思考好人壞人的問題，純粹是一些有趣的事。他知道很多關於這個宇宙的事，那些飛船的尺寸，它們運用的反重力技術。唸完後，一天就結束了。他會用力搓搓我的頭，打著囑回到自己的房間。

那天晚上他回房後，我獨自坐在關了燈的客廳裡。母親留下的書我已經來回翻了許多遍，最後總是盯著扉頁上她留下的字跡——每本書，她都會簽上自己的名字，以及什麼時候買下它的，以及那個時候我幾年級。那些字很工整，很遙遠。電話裡，她講得越來越少，大部分時間都是我在講，彷彿我們總共能講

的話有個固定的額度，而那額度有時候也可能是零。那種時候，就只剩下沉默，和她的呼吸聲，我的呼吸聲。有時候她會說要離開一下，我就等在那裡，等她回來。但長久的等待後，她也可能直接掛斷。有一次，等到她回到聽筒旁，我鼓起勇氣問她還會不會回來。一段長長的空白後，她只是嘆了口氣。

我在客廳坐了好久，直到一切安靜下來。接著踮腳走上樓，確認他房間的燈已暗下。我回到我和母親的房間，開始將東西放進書包：幾件衣服，他送給我的棒球手套，幾本母親的書。我把書包拉起，來到那扇門軸生鏽的紗門前。

心臟在黑暗中跳得好大聲。

我緊閉著氣，輕輕推開紗門。

紗門仍舊發出了難以忽視的吱嘎聲響，聲音迴盪在空蕩的前廊。我旋即鑽過它，停住，視線直盯著他可能出現的樓梯轉角。儘管他體型笨重，在某些時刻卻跑得飛快，換上另一種表情。那表情攫住我，讓我動彈不得。

屋子裡一點動靜也沒有。

我緩緩穿過前廊，推開大門，跑進夜晚。

起初我拚了命地跑，感覺他始終追在身後。不久之後我再也跑不動，往後看了看，才發覺街上空無一人。幾盞零星的街燈不知是否壞了，沒有點起。抬頭一看，可以看見幾顆閃爍的星星，有如黑色戰艦的雲無聲地飄浮著。我回到散步的速度，腦裡回憶著母親電話裡的聲音。我心想：如果他發現我跑出來，一定

會氣得發瘋！我已經可以想像那可怕的畫面。但如果他知道我真正的想法，我現在真正想要的，我想我會原諒我的。我只是想看看她。

街道無止盡地延伸。拐過了一個街角，眼前又長出陌生的道路。我花了比預期多的時間抵達母親的住處，路線比她在電話裡形容得更加複雜、遙遠，讓我幾乎是迷了路。此外，頭頂上的天空不斷地變化，讓我時常不自覺地停下腳步。仔細地看，可以發現更多的星星隱藏在宇宙的深處。看著它們，我想起那些他曾經告訴我的事。

抵達母親的住處時，她似乎正準備睡覺。見到我之後，她大吃一驚。她拉我進門，緊緊地抱住我。她的身體溫暖而柔軟，彷彿是用棉被做成的，有股我幾乎要忘記的淡淡香味。在她的胸口，我也聞到了自己的氣味：那是一種汗水、啤酒與微波食物的混合體。一瞬間我明白，原來電影裡那些熱烈的擁抱都是真的，電話裡母親的聲音也是。

我坐在床上，看著這個房間。跟家裡比起來，這裡十分狹窄。雙人床占據了大部分空間，剩下的地方放完衣櫃與桌椅後，便所剩無幾。然而這地方很乾淨，讓我想起家原本的樣子，母親的氣味散落各處。桌上放著她的東西：包包，化妝品，一盆梔子花，筆記型電腦，上課用的書，幾本她過去的床頭書。那些東西是那麼地熟悉又陌生。母親也是。進門的擁抱後，她不怎麼說話，只是不斷整理著我的東西。

「我可以留下來嗎？」我說。

「當然呀，」她說。

她擦掉我的眼淚，抱了我一下，把燈關了。我們躺下。黑暗裡，冷氣機的燈光顯得異常明亮。我側過身，看著身旁這個有些陌生的女人被燈光隱隱照亮的側臉。這個人緊閉著雙眼，回答著我的問題。我問了她一百個問題。

「妳最近都在幹嘛？」

「跟電話裡說得一樣呀。早上去教課，下午就在學校走走。」

「我都有帶小白散步喔！每天兩個小時。」

「兩個小時對狗來說太累了啦……牠有沒有一直停下來吐舌頭？」

「好像有。可是牠感覺很開心。」

「小白。真想念牠。」

「那妳有想我嗎？」

「當然啊。怎麼可能不想。」

她不慌不忙地回答著我的問題，語氣柔和而堅定。而我問她問題，只是想聽她的聲音。

「我可以一直待在這裡嗎？」

她不說話了。

一段時間後，我又問了一次。依舊沒有反應。

「妳睡著了？睡著了嗎？」

突然，我感到異常憤怒，大力地搖了搖她。母親緊閉著雙眼，彷彿被某個夢給牢牢地纏住，陷入深不見底的睡眠。我只好轉回身子，盯著天花板。冷氣機的燈光徹夜閃滅，像某種遙遠的訊號。看著它，我心裡有種複雜的感覺。我試著用他教過的方法解讀它們。

暑假很快地來到。出乎預料地，他沒有出現。早上，母親到學校去忙些行政的事，我則待在房間裡看書。那些工作不多，她很快就回來了。下午，我們會一起去她工作的學校，那裡的後山有個湖，湖上有兩隻鴨子，永遠在平靜地游泳。我們總是望著牠們。當我們這麼做時，牠們便會靠過來，像看到認識的人一般。

母親的沉默依舊。

「是同一批鴨子嗎？」我想起更小的時候，她好像也帶我來過這裡。當時湖上也有兩隻鴨子。也許牠們真的認得我們。

「不是。這已經是不知道第幾代了。只要有一隻死了，學校就補一隻新的。如果兩隻一起死或一起不見，他們就換一對新的。」

「看起來根本一模一樣呀。」

母親看了看我，看回湖面。她說我怎麼可能記得之前的鴨子長怎樣。我說，我就是記得。我的記憶力非常好。

「也許你是對的，」母親說。「說不定真的是同一對鴨子唷。說不定牠們只是去哪裡度假，之後又回來這裡上班。」

母親說話時，鴨子像兩艘小船從岸邊滑開。牠們沿著湖順時鐘航行，探索那些被雜草覆蓋、陰暗而隱密的角落。跟牠們比起來，湖面是那麼地廣闊。我心想，牠們一定永遠都不會覺得無聊。

離開學校前，我們會繞到校內的犬隻培育中心。那是這所大學裡一處特別的地方。我們到的時候，那些狗多半關在柵欄裡，惡狠狠地瞪著我們，我們還沒走近，就可以聽見牠們的叫聲。其中一個柵欄裡，關著一些白色的狗。我一直不知道牠們是什麼品種。牠們和其他的狗不同，很溫馴，只是看著我們，偶爾還會走過來舔我們的手。

母親說了好多遍，等她退休之後，要來這邊當志工。

就像在湖邊一樣，我們會長久地盯著牠們。我總是想起小白。不確定牠是不是都被關在院子裡，悶得發瘋了。母親應該也在想著牠，因為即使不看牠，我也知道她在哭泣。我開始有些後悔，沒有把小白一起帶出來。

「不要哭。」有一次我說。「我們還是可以去看牠。」

「誰在哭？」母親轉過來面向我。

她真的沒在哭。是我猜錯。

她靠近我，撥亂了我的頭髮。

新學期開始時，他終於出現了。每隔幾個禮拜，我們就會看到他一次。母親會開車載我去一個很遠的地方。在一個不大的房間裡，我和她坐在一起，他坐在我們對面。那天母親總會穿得很正式，像準備去學校教課那樣。而他，永遠是那套藍色襯衫和卡其色長褲，右側的口袋裂開了，他一直沒去補。我會將這些看得一清二楚，是因為在房間外等待叫號時，他總是走過來，要跟我說話。母親會顯得很激動，而我也萬分緊張。但他只是蹲下來，把手從背後拿出來，手上握著一個外星人公仔。

「這個給你。」

我把它也帶到那房間裡，就放在我面前的桌上。這樣，當那些像是穿戲服的陌生人問我問題時，我就有東西可以盯著看。但大多數時候，他們很少問我問題。而每當問我問題，又都是我回答不出來的。

那是一段漫長的日子，漫長到我以為它會永遠地持續下去。無論我說了什麼，他總是盯著我看，讓我覺得他好像在生我的氣。母親牽著我的手離開時，他就這麼留在位子上，看著我，消失在我的視線外。我從未看過那樣的表情——看似是靜止的，裡面卻不斷在變化。一瞬間，我以為他會衝過來，把母親或我給殺了。就在我這麼想時，那種感覺又消失了。

星期六是屬於我和他的。在那之前，他會寄兩封email過來，母親也會叫我要去看信箱。第一封裡，他會問我這禮拜想看什麼電影。第二封則是那些過往他常跟我說的外星人的傳聞。我通常只回覆第一封。但有一次，我忍不住寫道，我現在已經不相信那種事了。他沒有回覆我。在那之後，那兩封一組的信依舊會準時出現在我的信箱。

約莫中午，母親載我到電影院後，就是我跟他的時間。他總是只看著我，不看她，彷彿我是自己一個人來的。第一次見面時，我不敢過去他那邊。直到他走向我們，把手放上我的肩。透過他手心傳來的某種東西，我才相信，我已經被赦免。我一邊走，一邊轉頭對母親揮手，要她放心。

他通常會問我，要不要先去買些零嘴？我點點頭。我們往附近的超商走去時，我總是想：現在的感覺好奇怪。然而看到爪哇咖哩時，我們幾乎是會心一笑。他笑的時候，我發現，他好像有些變了。變得比較溫柔。

我們依舊看科幻片。即便在電影院裡，他還是會和在家一樣，直接笑出聲音來，喝的也是海尼根。有些人會發出嘖嘖聲抱怨，不過我想他應該沒聽到，而我也不是那麼在意，只感覺外面似乎下著凶猛的午後雷陣雨，而我們正好躲在一個安全舒適的房間裡。眼前的世界，是一個迷人的世界。我徹底沉入其中。有一次回家後，我對母親說：「我以後想拍電影。」她停下了手邊正在做的事情說：「你不是想寫東西嗎？」我都忘了自己曾講過那樣的話。

電影結束後，我們到附近的公園玩傳接球。他的球勁道很強，總感覺要貫穿手套，提醒著我，他依舊是力大無窮的。不知道為什麼，當我們開始傳接球，附近的人都會慢慢地走開：原先坐在長椅上的老人，玩耍的小孩，跑來跑去的狗。漸漸地，周遭清出一片無人的空地。只聽得見球與手套撞擊的聲音。

「結局是真的嗎？還是那只是李奧納多的夢？」看完《全面啟動》那天，我問他。「為什麼他最後沒去看那顆陀螺？」我把球朝他擲去。走出戲院時，他告訴我，這是一部偉大的電影。他很高興能和我一起

看。

「你覺得呢？」他輕鬆接住我的球，朝我笑了笑。他回答問題的方式總是這樣，令我不爽。如果是以前，我可能就乾脆不問了。但是電影結尾的陀螺實在是吊盡了我的胃口，我的整顆心好像都隨著它微微晃動。而且，我也想知道他的答案。

「是我先問你的。」我說。

他停下傳球的動作，陷入了思考。他看著握在手中的球，彷彿覺得它是個奇怪的、沒見過的物體。球被他的手嚴密地包裹著，遠看像顆腫起來的拳頭。

「當然是真的。」他只回答了第一個問題，把球扔給我。

「試試看，用全力丟過來。」

我們一直玩傳接球，直到母親的身影在暮色中浮現。那一刻，我總是有股鬆了口氣的感覺，同時也覺得玩傳接球很開心。向我丟了最後一顆球後，他把手套夾在腋下，往不知道要去哪的方向走去。夕陽把他的影子拉得越來越長，直到斷掉，消失不見。

「你還好嗎？」母親問我。我朝她點了點頭。

「還是會有點緊張。」

「我知道。」她牽起我的手。「走吧，去吃晚飯。」

星期六，我們常去吃高級餐廳。母親說，這叫享受生活。

不知不覺，我就要滿九歲了，也就是母親說可以談戀愛的年紀的一半。而他，早就開始在看完電影後，問我學校有沒有喜歡的女生，並開始教我一些招數。我在母親的家可以發現那些招數的痕跡，比如那卷音樂卡帶。母親說，那是年輕時他錄給她的，但他其實根本不聽那個歌手，只是在裝模作樣。她不准我把它從那個箱子裡拿出來。有一次她不在，我抱著考古學家的精神把它挖出來，試聽了一下。真的滿難聽的，是那種油油的唱腔。我謹記在心：他說的招數，我絕不使用。

快滿九歲那幾個月，我們三個相聚的時間似乎變多了，不確定是不是我的錯覺。愈來愈頻繁地，我們去那個後來我明白就叫做法院的地方。他依舊盯著我看，但開始會問我問題。當我還沒反應過來，他又一連問了好幾個，直到被母親或法官打斷。我非常驚訝。那些問題，我們星期六見面時從未談起。

那天，我回答了好幾個問題：在家的情況，我比較喜歡誰，都是誰在照顧我。許多問題我感覺已經回答過，也可能是我之前沒答出來，或是不滿意，我沒什麼印象。那是令人窒息的一天，即便起初那種駭人的氛圍已減少許多。我的位子不知為何被換到了中間，母親在我右邊，他在我左邊。

走出法院時，時間已是傍晚。空氣中飄散著雨水的氣味，路面溼淋淋的，似乎才剛下過一場大雨。我坐進母親那臺綠色的Twingo。那輛車在當時就已經很老了，是輛只有雙扇門的手排車，墨綠色的引擎蓋上有著一圈圈白色池塘般日曬雨淋的痕跡。它像個頑固的老人，踩離合器的時間不對就會熄火，下雨天也是。我和母親常常拋錨在路中央。有一次她的一個學生恰巧經過，還幫我們把車推到路邊，救了我們。

母親試了好幾次。車嘶嘶地響，燭火般一再地被風吹熄。後照鏡裡，他走了過來，走到駕駛座旁，敲

了敲窗玻璃。母親依舊試著發動車子。他就站在門外等著，直到母親把窗子搖下來。他說，小孩生日就快到了，要不要一起吃個飯？他也曉得她車子的老毛病，說他可以載我們。

母親馬上拒絕了，說我們會叫計程車。當她撥打電話時，他隔著窗玻璃看著我，聳了聳肩，點起菸。一段時間後，我衝破了內心的猶疑，說：我想一起吃。

母親將手機移開耳朵，睜大眼睛轉頭看著我。

「你確定嗎？」

「嗯。」

這一次我回答得很快。因為我覺得，剛才我在法院裡的回答似乎傷了他，雖然我根本沒印象我講了些什麼。感覺上，那和過去的每一次沒有不同，還沒踏出房間我就把它們忘了，不願意再想起它們。那是我唯一一次看見他疑似泛淚的模樣，雖然只有一瞬間。

在車內沉默良久後，母親推開車門，下了車，把座位扳起。我鑽出車門，跟著他走向那臺黑色轎車。我聽見母親關了車門，腳步聲跟在我身後。我們都坐進他的車之後，他發動引擎。那一刻我想起，我們曾一起去看過電影。但那也像是一種假的回憶，像夢。

我們去某間西餐廳吃飯。幾道菜之後，我便開始有些後悔：我們只是吃，一句話也沒說。過程中我不得不繃緊神經，留意他的一舉一動。母親則幾乎沒動那些餐點。餐廳裡很安靜，聽得見遠方桌子傳來的談笑聲、刀叉敲擊的聲音。在我們這一桌，似乎被安裝了一臺看不見的吸塵器，正一點一滴把空氣偷偷

抽走。終於在服務生端上甜點時，他開口了。在女服務生收拾餐盤的輕微聲響中，他問母親，要不要談一談？他的聲音聽起來扁扁的。

「有什麼好談的？」母親說。

他嘆了一口氣，搖頭，捏了捏手。看見這個動作，我微微地支起身體，靠向母親，掃視桌面上可能被它瞬間拿起的東西。但他沒有行動。他把手上的餐巾紙折疊起來，再折疊，再折疊，直到它成為一種小小的、硬硬的、密度極高的東西，接著將它輕輕放回桌面。我心想，他為什麼一定要這麼嚇人呢？她不在的時候，他不是這個樣子的。

離開餐廳後，我們走回他的車。他打算送我們回家。上車前，母親猶豫了好久，終於坐進副駕。我拉開後車門，坐在母親後方。

關上車門後，我還沒坐穩，車子就如同脫韁野馬般向前奔馳。整個空間劇烈地晃動，我被甩到門邊，背部緊貼著座椅，彷彿正搭乘一輛雲霄飛車。幾乎是同一瞬間，副駕的車門打開，母親像個貨物般掉了出去。她墜地的聲響彷彿一個沉重的布袋被從高處扔下。

車子慢下來。我貼在窗邊往回看。

母親馬上爬起身，朝我奔來。她伸長了手，喊著我的名字，跑得飛快。夜晚的路燈打在她身上，照亮了她長長的頭髮，她的手，奔跑的腳。燈光使她的膚色改變，白得彷彿在燃燒。隨著一聲關門聲，她的身影迅速縮小，瞬間就被拋在遠方。在那身影消失之前，我盯著她臉上的表情。那是一種大人才有的複雜表

情。

有著同樣表情的，是後照鏡裡那張臉。它屬於我的父親。他一語不發地開著，始終沒有慢下車速。我們一個個在一個街區裡來回打轉。我看著窗外，等待著母親再度出現在我眼前。但很快地，我放棄了希望，只是擔心起自己。

不知不覺，我們開上了高速公路。他開得飛快，指針遠遠地越過紅色區域，在那裡猶豫徘徊。儀表板溢出的紅色光線流淌在前座的黑暗，沾上他握著方向盤的手，那件如今是暗藍色的襯衫。某一刻，他鬆開一隻手，拉開副駕駛抽屜，摸出一卷卡帶，推進播放器。

車子裡充滿了音樂。是那個歌手。可是在那時候，他好像變了。那些曲子聽起來既古怪又哀傷。我的父親輕輕地哼起旋律，雙手緊抓著方向盤。

我問他，為什麼要推她下去。

他說，是她自己跳下去的。

「就是這樣。遇到問題的時候，她總是先想到她自己。」

我問他，那我們回去找她好不好？

「現在沒辦法掉頭了。」

我看了看車外。「可是她受傷了。」

「她沒有你想得那麼脆弱。」

我聽不懂他所說的話，只覺得他說話的方式讓我感覺很冰冷、很殘忍。

「對不起……都是我不好。」我說。「如果我沒有跑出去，是不是就不會像現在這樣了？」我想起那個能看見星星的夜晚。如果我沒有去找她，或許她也會自己回來。過去不都是這樣嗎？當時的我，到底在想些什麼？

他透過後照鏡看了看我，看回前方。

「你討厭爸爸嗎？」

我想了一下，搖搖頭。

在後照鏡裡，他注視著我，好像忘了前方的路。

「你們不能和好嗎？」

他再度騰出手，按了按那顆小小的音量鈕。震耳欲聾的音樂飄揚在車內，那個抒情歌手彷彿在溫柔地大吼。在這之外，建築物在夜色中無聲流逝，白色標誌線在眼前延長再延長，彷彿牽引著我們。高速公路空蕩無人，一路上不見半臺車，只有高高彎起的路燈站在兩側，灑下朦朧的橘黃色光線。過了某個點後，路燈漸漸地減少。在光線所及的區塊之間，是一截又一截的黑暗。我貼著車窗往外看。

天空很漂亮。在那些沒有光的路段，可以看見星星。

今天也有星星。我在心中跟自己確認。

就像是聽到一樣，他稍微抬頭，看了看天空。

我們高速而穩定地行駛，朝著家的方向。只有在靠近收費站時，他會將車速慢下來，音量轉小，假裝我們是正常人。

「幫爸爸一個忙好嗎？」他的聲音柔和。

我打開前座與後座之間的長方形置物箱，拿出那疊回數票，撕了一張給他。他將那交給收費員後，那位女收費員看了我一眼，旋即消失在我的視線之外。隨著他的腳一踏，我們又像是流星一樣射向前方的夜晚。

那天晚上，我們沒有回到家。音樂播完後，我們都無話可說，車裡跟外面的世界一樣寂靜無聲。突然間，他提起外星人。在他說起祂們的時候，我稍微鬆了一口氣——我們已經很久沒聊到這個話題了。我幾乎是忘了祂們。他告訴我，每個人身體裡都住著一隻看不見的外星人。一開始祂很小，只是一個細胞。但隨著時間過去，祂會慢慢變大，逐漸取代你，而你不會有任何感覺，生活也不會有任何改變。那這樣有什麼差別？我問他。他說，沒有差別。但你就是知道，或是你會在某個時間發現這件事。我又繼續問了許多問題，沒想到其中的幾個似乎反過來困住了他。他專心回答著我的問題，錯過了那些出現在我們眼前、離開高速公路的交叉口。關於他的回答，有些我覺得我聽懂了。但更多的，是我怎麼也聽不懂的。那是我們最長的一次談話。我們不斷航向夜晚的深處，直到那疊本就已所剩不多的回數票被一張張地用盡。

他依舊會寄信給我。但好長一段時間裡，我讀完它們後，卻不知該作何感想。也許是我在生他的氣吧。雖然也不明白為何而生氣，因為隨著時間過去，我知道一切似乎不是他單方面能夠決定的。至少不是

全部。我只是無法原諒他，無法接受任何解釋。我讓那些文字在我眼前流過。然後從某一刻開始，關於他個人的訊息消失了。只剩下有關外星人的信。詳細地記載了牠們的食物，居住的星球。牠們所擁有的，獨一無二的語言。

作者簡介——鍾凱元

一九九五年生，現就讀於臺北藝術大學文學跨域創作研究所，正在寫第一本短篇小說集。曾獲文化部青年創作獎勵。小說曾獲教育部文藝創作獎、時報文學獎、高雄青年文學獎。

評審意見——甘耀明

在離婚率堪比股票漲勢的現代，沒有永久甜美的愛情故事，童話幻滅，回到殘酷的現實人生，孩子們的監護權成了夫妻分離後的餘波大戰，而傷痕永遠刻鑿在年幼心靈，沒有消失。〈外星人〉講述的便是此類故事，年少的「我」想要理解沉默又有暴力性格的父親，但難以跨越，父親像是黑夜裡、古怪又哀傷的曲子，自顧自地哼著。在法院監護權爭奪之後，父親輸掉了，母親受傷了，父親強行載孩子夜遊，談及人生與「外星人」的哲理，但關係緊繃無解，宛如泥淖不堪的黑夜無盡延伸。〈外星人〉是散文肌理的小說，徐徐推移情節，不強灑狗血挑弄讀者情緒，不亂賣無理跳動情節，安靜展現家庭情感的痛苦夾擊，讀完小說，不得不佩服作者的寫作火候，成就一篇耐讀的佳作。